

## 唐宋元时代“茶烟”文化研究

A study of tea smoke culture during the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趙 方任<sup>1</sup>, ウリジバヤル<sup>2</sup>, 伊藤 みちる<sup>1</sup>

<sup>1</sup>大妻女子大学国際センター, <sup>2</sup>新潟産業大学経済学部経済経営学科

Fangren Zhao<sup>1</sup>, Wulijibayaer<sup>2</sup>, Michiru Ito<sup>1</sup>

<sup>1</sup>International Center, Otsuma Women's University

12 Sanban-cho, Chiyoda-ku, Tokyo, 102-8357 Japan

<sup>2</sup>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iigata Sangyo University

4730 Karuigawa, Kashiwazaki, Niigata Prefecture 945-1393 Japan

キーワード：茶烟，唐宋元，文化

Key words : Tea smoke, Tang Song Yuan, Culture

### 抄録

长期以来，“茶烟”很少被论及，更从未成为过茶文化的主题或“亮点”。而且，《中国茶叶大辞典》所收录的“茶烟”词条也只给出了两个解释，即（1）制茶时的茶烟、和（2）烧茶煮水时的茶烟。

然而，笔者在研究唐、宋、元三个时代的茶诗时发现，包括上述两种“茶烟”在内，历史上共有下述七类“茶烟”见诸史料。

- （1）茶园茶树上面的云雾“茶烟”。
- （2）制茶时的茶烟。
- （3）为去存茶之湿气，消费者给茶焙火之茶烟。
- （4）烧茶煮水时的炉灶茶烟。
- （5）将煮茶时汤面冒起的蒸汽或茶汤之蒸汽比喻为茶烟。
- （6）茶烟在墙上形成的烟煤。
- （7）团饼茶表面的茶烟。

据笔者统计分析，唐代已经出现前六类茶烟。宋代增加了第七类，说明宋代更注重团饼茶本身的形态和品质。到了元代，严密地讲，第三类和第七类茶烟没有出现，只有其他五类茶烟见诸史料，而且第一、二、六类茶烟诗的数量均比宋代有所减少。也就是说，元代的茶烟诗集中在第四、第五两类上。另外，元代茶烟诗数量是唐、宋、元三个时代中最多的，从占全部茶诗的比例来看，是宋代的一倍以上。这从侧面说明，元代茶人逐步脱离了宋代追求茶汤泡沫美感的情趣，回归到了朴素的、以“品饮”为主的审美意识上。

另外，通过对元代茶烟诗大幅度增加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茶烟”文化不仅体现出每个时代的饮茶审美意识，更使文人饮茶情景的描写增添了立体感、跃动感，让朴实的饮茶行为融合了“动”与“静”、包容跨越了复数空间概念。通过本文，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茶烟”是中国茶文化的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茶烟”是饮茶文化中的一个固有名词。《中国茶叶大辞典》收录有该词条，并给出了下面两个解释<sup>[1]</sup>。

(1) 制茶蒸、焙时产生的烟。

(2) 烧茶煮水时产生的烟。

然而，笔者在研究唐宋元三代茶诗时发现，除了上述两种“茶烟”之外，尚有其他几种“茶烟”见诸史料。本文即以唐宋元三代茶诗为主要史料，对包括上述两种“茶烟”在内的各种“茶烟”进行详细介绍，并对“茶烟”中透视出来的各朝代饮茶审美意识进行剖析。

唐代茶诗中关于“茶烟”的描写，据笔者的初步统计，一共有 27 首。总体数量上并不多，但这 27 例茶诗中却包含了六个种类的“茶烟”，我们分别举例来看一下。

(1)，将笼罩在茶树、茶园或茶畦上面的薄雾或烟霞比喻为茶烟。

齐己《谢中上人寄茶》<sup>[2]</sup>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  
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天。  
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泉。  
地远劳相寄，无来又隔年。

古时讲究凌晨摘茶、带雾摘茶，此处将“雾”比喻为“烟”，并以“摘芳烟”来表达“摘芳香之茶”之意。

(2)，制茶蒸、焙时产生的烟。

如顾况的《焙茶坞》<sup>[3]</sup>：

新茶已上焙，旧架忧生醜。  
旋旋续新烟，呼儿劈寒木。

(3)，为去存茶之湿气，定期为茶焙火或品饮前（敲碎团饼茶之前）为茶焙火之茶烟。

如齐己《尝茶》<sup>[4]</sup>

石屋晚烟生，松窗铁碾声。  
因留来客试，共说寄僧名。

李中《寄卢岳鉴上人》<sup>[5]</sup>

岳寺栖瓶锡，常人亲亦难。  
病披青衲重，晚剃白髭寒。  
烘壁茶烟暗，填沟木叶干。  
昔年皆礼谒，频到碧云端。

白居易《即事》<sup>[6]</sup>

见月连宵坐，闻风尽日眠。  
室香罗药气，笼暖焙茶烟。  
鹤啄新晴地，鸡栖薄暮天。  
自看淘酒米，倚杖小池前。

(4)、烧茶煮水时产生的烟。

如杜荀鹤的《宿东林寺题愿公院》<sup>[7]</sup>：

古寺沈沈僧未眠，支颐将客说闲缘。  
一溪月色非尘世，满涧松声似雨天。  
檐底水涵抄律烛，窗间风引煮茶烟。  
无由住得吟相伴，心系青云十五年。

刘禹锡的《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

<sup>[8]</sup>：

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  
小池兼鹤净，古木带蝉秋。  
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  
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

李中的《献徐舍人》<sup>[9]</sup>：

轩窗来晚吹，池沼歇秋霖。  
藓点生棋石，茶烟过竹阴。  
希夷元已达，躁竞岂能侵。  
羽客闲陪饮，诗人伴静吟。

(5)、将煮茶时汤面冒起的蒸汽或茶汤之蒸汽比喻为茶烟。

如崔道融《谢朱常侍寄蜀茶剡纸二首》<sup>[10]</sup>：

瑟瑟香尘瑟瑟泉，惊风骤雨起炉烟。  
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轻欲上天。  
百幅轻明雪未融，薛家凡纸漫深红。  
不应点染闲言语，留记将军盖世功。

一般来说，将“起炉烟=从炉子中升起的烟”理解为生火用燃料之烟，是比较正常的。然而，这一句诗中的“惊风骤雨”是茶文化“汤侯”的惯用表现手法，指的是水烧开到宜于煮茶的程度，而“起”字是使役态，那么，此处“惊风骤雨”带起的“烟”，应该是指汤面升起的水蒸气。

另外，诗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茶烟”二字，但“炉烟”之“烟”则确实是和饮茶相关之“烟”，故本文一并作为“茶烟”处理，加以分析。

(6)、将煮茶或焙茶的茶烟熏出来的烟煤痕迹称为“茶烟”。

如皮日休的《过云居院玄福上人旧居》<sup>[11]</sup>：

重到云居独悄然，隔窗窥影尚疑禅。

不逢野老来听法，犹见邻僧为引泉。

龕上已生新石耳，壁间空带旧茶烟。

南宗弟子时时到，泣把山花奠几筵。

另外，前面引用过的李中《寄庐岳鉴上人》诗中“烘壁茶烟暗”之“茶烟”，既可理解为“煮茶烟”，又可理解为“烟煤”。

上述各类“茶烟”之中，按照本文排列顺序，

(1) 属于采茶前或采茶时的“茶烟”，(2) 是制茶时的“茶烟”，(3) 是饮茶前准备阶段的备茶“茶烟”，

(4) 是煮茶时的“茶烟”，(5) 是煮茶时或饮茶时的“茶烟”，而(6) 则是长年饮茶积留下来的“茶烟”。

虽然我们按照古代茶人的记载，均称之为“茶烟”，但(1)之“茶烟”称谓其实含有了作者的感情植入，客观来说，应该是茶园的云雾之类。(2)、

(3)、和(4) 则是燃料之烟，也就是符合我们正常所说的“烟”的概念。(5) 是水蒸气，而(6) 则是烟煤。其中，(2) 和(3) 往往都被称为焙茶烟，很难区分；而(4) 和(5) 则同属于饮茶阶段的“茶烟”，更难区分，加之茶诗描述的简洁性，相当一部分茶烟诗无法确切断定属于哪种“茶烟”也是不争的事实。鉴于这种状况，在行文涉及茶烟类型多寡数字等的时候，为论述严谨，本文会根据必要，将

(4) 与(5) 合称为“品茶烟”。(意指品饮阶段的“茶烟”)

进入宋代，咏及“茶烟”的茶诗总数有大幅增加，而且上述六类茶烟在茶诗中都有出现，标志着宋代茶人对唐代“茶烟”审美意识的继承。鉴于宋代“茶烟”茶诗数量较多，我们每类举一例简单加以介绍。

(1)、将笼罩在茶树、茶园或茶畦上面的薄雾或烟霞比喻为茶烟。

欧阳修《初晴独游东山寺五言六韵》<sup>[12]</sup>：

日暖东山去，松门数里斜。

山林隐者趣，钟鼓梵王家。

地僻迟春节，风晴变物华。

云光渐容与，鸟哢已交加。

冰下泉初动，烟中茗未芽。

自怜多病客，来探欲开花。

(2)、制茶蒸、焙时产生的烟。

吕陶《答岳山莲惠茶》<sup>[13]</sup>：

春芽不染焙中烟，山客勤勤惠至前。

洗涤肺肝时一啜，恐如云露得超仙。

(3)、为去存茶之湿气，定期为茶焙火或品饮前(敲碎团饼茶之前)为茶焙火之茶烟。

王洋《寄何子楚》<sup>[14]</sup>：

冬馀春晚未收书，一棹相过两日馀。

久拟从容来语旧，岂期盟约未寻初。

风随双鹿樵中隐，人似三闾泽畔居。

樱笋厨烟茶焙火，从来心事不相疏。

(4)、烧茶煮水时产生的烟。

杨寅《龙云寺次罗竦韵》<sup>[15]</sup>：

路转羊肠望眼舒，篮舆更入道人居。

千林黄叶新霜后，四面青山夕照余。

幽梦乍惊鱼鼓响，小诗闲向竹窗书。

炉烟茗碗匆匆话，已觉人间万象虚。

(5)、将煮茶时汤面冒起的蒸汽或茶汤之蒸汽比喻为茶烟。

葛起文《咏竹阁》<sup>[16]</sup>：

岁寒编竹阁，蜗缩度穷年。

日暴南窗纸，风垂北户帘。

钜深全火气，铛小聚茶烟。

为索梅花笑，微醺步矮檐。

(6)、将煮茶或焙茶的茶烟熏出来的烟煤痕迹称为“茶烟”。

赵湘《饮茶》<sup>[17]</sup>：

昼梦回窗下，秋声碾树边。

僧敲石里火，瓶汲竹根泉。

影照吟髭碧，香医酒病痊。

坐余重有味，犹见半墙烟。

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宋代涉及“茶烟”的茶诗大约有 208 首左右<sup>[18]</sup>。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比唐代的 27 首有大幅度的增加。但唐代茶诗总数为 606 首，“茶烟”诗约占 4.455%，而宋代茶诗总数为 5517 首，

“茶烟”诗约占 3.77%<sup>[19]</sup>。所以，从比例上来讲，宋代“茶烟”诗的比例反而有所下降。

在上述六类宋代“茶烟”诗中，第三类、也就是“为去存茶之湿气，定期为茶焙火或品饮前（敲碎团饼茶之前）为茶焙火之茶烟”只有上面引用的一例，在各类“茶烟”诗中是最少的。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宋代官营水磨茶场比较发达，一般平民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消费末茶的。

其二，从贡茶的记录上来看，宋代团饼茶和唐代相比，出现小型化的倾向，贡茶的这一倾向当对民间制茶有一定的波及和影响。而小型化的团饼茶，对于驱除茶饼湿气的焙火要求就不那么强烈了。

其三，宋代茶人在饮茶审美意识方面，有着“注重茶沫、轻视点茶动作手法”的特点，以茶沫“白、持久不散”为美<sup>[20]</sup>。而其次重视的则是“饮茶准备过程”。而在准备过程中，宋代茶人重视的是“茶臼”和“敲茶声”，也就是用茶臼将团饼茶敲碎的声音。

如李光《洞酌亭诗》<sup>[21]</sup>：

……

梦想千岩秀、徜徉一壑專。  
使君常倒载、别乘屡加筵。  
隔竹闻茶臼、临池泛酒船。  
尘襟如可洗、来此弄潺湲。

马子严《章岩》<sup>[22]</sup>：

拳石中虚屋数椽，洞门东闢半规圆。  
木高长蔽三竿日，人到同观一片天。  
行路不堪秋后暑，禅床聊借午时眠。  
山僧为我敲茶臼，相对炉香起暮烟。

敖陶孙《用韵谢竹主人陈元仰》<sup>[23]</sup>：

热中襍襪令我汗，日暮佳人期不来。  
陈郎揖人不下榻，青山白云唤得回。  
手开十亩萧朗画，个里何妨系吾马。  
食单得凉清可啜，毳褐分阴翠如洒。  
摇金戛玉真天成，梦捣风前茶臼声。  
一川窈窕荷万柄，野翁得此甘辞名。

这类茶诗很多，可见宋代茶人在茶的品饮阶段，重视的是茶沫的视觉效果，而在饮茶的准备阶段，和视觉效果的茶烟相比，更重视“茶臼声”这一音

声效果。

宋代，除了上述六类茶烟之外，又有一类新的“茶烟”诞生。我们先来看两首茶诗。

王安石《寄茶与和甫》<sup>[24]</sup>：

彩绛缝囊海上舟，月团苍润紫烟浮。  
集英殿里春风晚，分到并门想麦秋。

郑思肖《卢仝煎茶图》<sup>[25]</sup>：

月团片片吐苍烟，破帽笼头手自煎。  
七椀不妨都吃了，恁开笑口骂群仙。

这两首诗中的“月团”一语见于唐代诗人·茶人卢仝的著名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sup>[26]</sup>：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

很显然，在这里，“月团”指的是孟谏议寄来的团饼茶。卢仝的这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是中国饮茶文学作品的巅峰之作，每每为后人引用，诗中的很多表现逐渐被固化下来，成为固有名词或典故用语。“月团”就是其中之一。

后人引用“月团”的诗作很多，如下面这首潘正夫的《题惠山》<sup>[27]</sup>，属于忠实引用：

秋风萧瑟净岩扃，寂寂澄泉可鉴形。  
比色未饶先玉乳，试甘应合跨中泠。  
梦回春草花犹落，雪洒松窗酒乍醒。  
须碾月团三百片，不辞来此汲泓渟。

而苏轼的《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sup>[28]</sup>诗则略加变化，却更为有名：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流连。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  
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

可见，在宋代，“月团”亦指著名的北苑贡品龙凤团茶，但并非特指，“月团”主要和散茶、末茶相对，当指团饼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的《寄茶与和甫》和郑思肖的《卢仝煎茶图》这两首“茶烟”诗。“月团”饼茶上面“浮动”紫烟、“吐出”

苍烟。如果是刚刚经过蒸、焙制成的茶饼的话，表面出现雾状“烟”是可能的；如果是白毫等茸毛较多的散茶的话，表面细茸浮动似“烟”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两首诗中的“月团”是团饼茶，而且前者是寄送的茶，后者是绘画作品中的茶，也就是说，都不是新制成的茶。因此，可以认为这两首诗中的“茶烟”是源于作者心中的想象或心理期待。

“紫烟”和“苍烟”多用于形容山谷烟雾、山间云雾，所以，诗人此处的“茶烟”描写当在凸显茶的优良生长环境、表现茶为“钟山灵之秀”的“百草魁”。虽然这两首诗中的“茶烟”或许并非实指，同时与第一类型的“茶树、茶园或茶畦上面的薄雾或烟霞”类“茶烟”又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但笔者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茶烟”类型——“茶饼茶烟”。

进入元代，关于“茶烟”的审美意识，既有继承，又有变化。我们还是按照“茶烟”的分类次序，先来看看元代各类“茶烟”的实际诗例。

(1)、将笼罩在茶树、茶园或茶畦上面的薄雾或烟霞比喻为茶烟。

平显《寄径山茶》<sup>[29]</sup>：

凌霄峰头生紫烟，不独能悟老僧禅。  
清兴未减陆鸿渐，枯肠可搜卢玉川。  
胚胎元气松风里，採掇灵芽谷雨前。  
寄远幸凭金马使，封题求试碧鸡泉。

(2)、制茶蒸、焙时产生的烟。

方夔《春归杂兴三首》(其一)<sup>[30]</sup>：

东皇歌阕祖青宫，借我锋旗并送穷。  
茧栗润含萌竹露，枪旗香过焙茶风。  
花残来岁须重发，日却何时定再中。  
惆怅浮踪底处所，梦随飞絮故园东。

(3)、为去存茶之湿气，定期为茶焙火或品饮前(敲碎团饼茶之前)为茶焙火之茶烟。

王逢《题朱泽民提学山水》<sup>[31]</sup>：

英宗皇帝潜邸时，沈王(高丽国王。)荐君坐讲帷。

天机复得画肯綮，不但怪怪还奇奇。  
大山高寒并王屋，细路萦纡入斜谷。  
却分李靖鬃飘浆，幻出匡庐水帘瀑。

一时清气千里会，两贤中居古冠带。  
簷暝微笼焙茗烟，溪声远合鸣秋籁。  
东西飞阁群林泉，神往倪尔如生猿。  
何从今日老此境，便当上界官仙曹。  
君兮君兮吾旧识，青骊一去无消息。  
好在灵岩爽翠间，荐把冰绡泼酣墨。

(4)、烧茶煮水时产生的烟。

马元德《鹤年弟尽弃纯绮故习清心学道特遗楮帐资其淡泊之好仍侑以诗》<sup>[32]</sup>：

谁捣霜籐万杵匀，制成鹤帐隔尘氛。  
香生芦絮秋将老，梦熟梅花夜未分。  
枕上不迷巫峡雨，床头长对剡溪云。  
竹炉松火茶烟煖，一段清贞尽属君。

(5)、将煮茶时汤面冒起的蒸汽或茶汤之蒸汽比喻为茶烟。

倪瓒《醉歌行次韵酬李征君春日过草堂赋赠》<sup>[33]</sup>：

……

杨花紫梦满晴天，迸壑春雷惊醉眠。  
李侯神清色不动，手敲茶雪落轻烟。  
相逢为乐诚草草，竟欲携君卧烟岛。  
城郭秋风白鹤飞，海上滄霞不知老。

(6)、将煮茶或焙茶的茶烟熏出来的烟煤痕迹称为“茶烟”。

刘崧《赋壁煤》<sup>[34]</sup>：

窗下煮茶久，烟煤半壁生。  
君看太玄者，此岂一朝成。  
光可敌玆玉，坚疑铸铁城。  
未黔嗟孔突，恋恋愧吾情。

也许是元代茶人已经意识到第四类(炉火烟)和第五类(茶汤表面蒸汽烟)“茶烟”难以区分的性质，所以在描述第五类“茶烟”时，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表现方式、以示区别。下面两首茶诗便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朱德润《题豫章山房》<sup>[35]</sup>：

豫章材老色参天，拥护山僧丈室前。  
岂为法身同草木，要驱尘虑出风烟。  
茶瓯香篆晨斋后，竹几蒲团夜榻边。  
独有浏阳欧学士，题诗遥问不空禅。

许观《赠张隐君（时隐君留张南村家。）》<sup>[36]</sup>：

漫披华什咀余甘，欲报琼瑶愧不堪。  
一自返舟嚟邑后，几回飞梦石湖南。  
莺花敢续迎春句，灯火空陪入夜酣。  
茶气拂帘清簟午，想因宾主正高谈。

朱德润《题豫章山房》诗中“茶瓯香篆晨斋后”一句，用的是古人燃香赏烟的表述手法来表现“茶烟”，而许观《赠张隐君》诗更直接地将第五类茶蒸汽烟称为“茶气”了。显示出元代茶人对“茶烟”的审美意识有着进一步的提升。与此相呼应，元代“茶烟”诗的数量和唐宋时代相比，进一步有所增加。

据笔者初步统计，元代“茶烟”诗共有 244 首，整体数量与宋代相比有所增加。不仅如此，元代茶诗总数约为 3003 首前后，“茶烟”诗约占 8.125%，从比例上来看，是宋代茶烟诗 3.77% 的一倍以上。而且，宋代纪年从 960 年至 1279 年，共拥有 319 年的历史，而元代从 1279 年至 1368 年，一共只有 89 年的历史。如果将历史长短等要素也考虑在内的话，元代茶烟诗的数量大约是宋代的七、八倍的样子。当然，正因为元代历史比较短，所以一部分作者前跨宋代、一部分作者后跨明代，与前后两个时代重叠的部分较大<sup>[37]</sup>。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元代“茶烟”诗与前面的时代相比，数量上、比例上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元代饮茶文化的一大特色。

与元代茶诗总数 3003 首<sup>[38]</sup>相比，“茶烟”诗 244 首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大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其他几个统计数字。比如，元代茶诗中，涉及“陆羽”的茶诗为 109 首<sup>[39]</sup>，涉及“卢仝”的作品为 131 首<sup>[40]</sup>，涉及“茶税茶法私贩茶”等的作品为 35 首，涉及“饮茶服装”的作品为 8 首。我们再来看看宋代茶诗的情形：诗文中提及宋代著名的“斗茶”的茶诗为 65 首，而提及“分茶”的茶诗为 67 首。

当然，在茶诗类型统计数字上超过“茶烟”茶诗的类型并不是没有，比如宋代涉及人人垂涎的“北苑贡茶”的茶诗达到七百首左右，是绝对的第一位<sup>[41]</sup>。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作为一个

单独的茶诗类型，244 首“茶烟茶诗”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

元代“茶烟”茶诗激增的原因，分析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而这几点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饮茶文化的时代审美意识。我们分类来看一下。

其一：题画“茶烟”诗作增多。

在通阅《全元诗》、搜集元代茶诗的过程中，笔者虽未作数字统计，但已发现，元代诗中题咏画作的作品很多，而这一倾向也直接影响到了茶诗。元代茶诗中，题咏画作的作品在一百八十首左右，而“茶烟诗”中亦有二十八首是题咏画作的作品。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龚璩《题邓觉非观兰图二首》（其一）<sup>[42]</sup>：

小桥流水曲阑西，悄悄寒鸦意欲迷。  
九畹滋兰香一国，茶烟禅榻是幽栖。

柳贯《北山招隐词四首题李卿月小隐图》<sup>[43]</sup>（其一）：

拼榈布叶寻常大，略约通溪取次斜。  
谁送茶烟来北崦，却留梅月在东家。  
李复《题刘松年卢仝烹茶图》<sup>[44]</sup>：  
老屋颓垣洛城里，绿树团阴照窗几。  
石床散帙有余清，应是先生睡初起。  
竹炉火煖苍烟凝，碧云浮鼎香风生。  
白头老媪不解事，时闻蚓竅苍蝇声。  
……

绘画作品是个静止的页面，而画作题咏则可以增加观者的想象空间，为画作增添灵魂。“茶烟”的使用，可以瞬间为画作增添“动感”，这应该正是“茶烟”与画作题咏频频相结合的原因之所在了。

其二：元代“茶烟”诗在类型上的分布特征也促成了元代“茶烟”诗数量上的增加。

如前所述，唐代茶诗中出現六类茶烟，宋代增加了一类“茶饼茶烟”、共有七类茶烟，而元代，如前所述，又回归到了唐代的六大类，没有出现“茶饼茶烟”。这说明元代不如宋代重视茶饼本身的形态美。

宋代是中国饼茶文化·点茶文化的最高峰，同时也是饼茶制作的最高峰，所以，元代对茶饼本身的重视程度不及宋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其

实，不过分注重茶饼形态的精美，正反映出元代茶人去除奢华与浮躁，对茶的“品饮”这一最朴素的原点的回归。

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得到佐证。

前面我们介绍了，元代和唐代一样，共有六类“茶烟”。但其实，关于第三类“茶烟”的诗作，只有前面引用的这一首而已。而且从该诗的诗题《题朱泽民提学山水》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首题咏画作的诗，也就是说，该诗并不是吟咏现实生活情景的作品。因此，从严格的角度讲，元代没有第三类“为存茶焙火”类的“茶烟”诗。而第一类“茶园烟雾”、第二类“制茶茶烟”、第六类“烟煤”等三类“茶烟”诗的数量也均较宋代为少。

也就是说，元代“茶烟”整体数量上比宋代要多，但基本都集中在了第四类和第五类、也就是“品茶烟”这个类型上。毋庸赘言，“品茶烟”是喝茶阶段产生的茶烟，说明元代更重视这个朴素的“喝”字。

其实，作为宋代茶文化的“亮点”、每每被专家乃至爱茶人所提及的宋代“斗茶”、以茶汤泡沫作画写字的“茶百戏”、文人富于艺术性的“分茶”等等，在元代茶诗中均少有出现，这也是元代饮茶文化去除奢华、趋于平民化的证明之一。

元代饮茶文化渐次回归到以“喝”为主体的相对朴素的平民化路线上来，使得宋代长盛不衰的对“斗试”、对茶沫艺术的过热追求趋于淡化；而平民日常生活中的“厨烟”、“炊烟”、表象隐者风味的“云雾”、“烟霞”等等又一直是文人热衷吟咏的对象。二者相辅相成，造成了元代“茶烟”诗的增加。

其三：唐宋“茶烟”审美意识得到继承、认同，并被加以扩大。

“茶烟”是唐代茶人新发掘出来的审美视点。在重视具体实践操作的陆羽《茶经》中并没有关于“茶烟”的记载<sup>[45]</sup>，其他茶书或其他类史料亦复如此。所以可以认为，“茶烟”是茶人们通过茶诗构筑起来的审美意识。这一审美意识起源于唐代，其中的一部分描写在宋代被固化下来。这一部分频频出现、逐渐被固化下来的描写正是文人们所推崇、所喜爱的“人气”点，而这些被逐渐固化下来的审美

意识点，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这不仅促进了元代“茶烟”诗的增加，也在充实“茶烟”文化的同时，反映着元代茶人的审美情趣。下面，我们分条逐一来看一下。

#### （一）“烹茶鹤避烟”。

正如“梅妻鹤子”<sup>[46]</sup>所表现的那样，“鹤”既是文人的雅玩之一，又是其清高的代表。而“茶”亦然，是文人所崇尚的脱俗、隐者风貌的象征<sup>[47]</sup>。而“烹茶鹤避烟”以及近似的此类描写，将代表“脱俗、超俗”的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是白描手法，又富有些许调侃的雅趣。这就难怪文人们所喜爱了。宋代“烹茶鹤避烟”类的描写已经不少，典型的有以下几例。

魏野《书逸人俞太中屋壁》<sup>[48]</sup>：

羨君还似我，居处傍林泉。  
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  
闲惟歌圣代，老不恨流年。  
每到论诗外，慵多对榻眠。

刘克庄《烹茶鹤避烟》<sup>[49]</sup>：

吾鹤尤驯扰，俄如引避然。  
何曾厌茅舍，多是为茶烟。  
活计穷桑苎，枯肠老玉川。  
苍头犹爨下，丹顶已松颠。  
渴饮谁能免，高飞尔自贤。  
须臾休茗事，却下竹傍边。

林希逸《鹤引洗衣僧》<sup>[50]</sup>：

独捲袈裟去，禅房半掩扉。  
僧行随鹤影，鹤引洗衣衣。  
振翼寻仙路，牵裳上钓矶。  
老缙轻濯濯，白鸟亦依依。  
澣涤元无垢，叮咛莫浪飞。  
茶烟休更避，相伴月中归。

林希逸《烹茶鹤避烟》<sup>[51]</sup>：

隔竹敲茶臼，禅房汲井烹。  
山僧吹火急，野鹤避烟行。  
入鼎龙团碎，当窗蚓窍鸣。  
紫云飞不断，白鸟去边明。  
云舍飘犹湿，风巢远更惊。  
通灵数椀后，骑汝访蓬瀛。

顾逢友《顾君际近集》<sup>[52]</sup>：

有诏曾求魏仲先，草堂飞鹤避茶烟。

晚营馁鬼今何限，弱冠诗名六十年。

而元代“鹤避烟”类的“茶烟”诗进一步增多，大约是宋代同类诗的一倍左右。元代的一部分此类茶诗在描写上虽进一步寻求变化，但始终紧扣“鹤避烟”这一主题。我们来看几个描写上呈现出变化的例子。

叶可权《月下草堂四咏·竹院烹茶》<sup>[53]</sup>：

舍南舍北绿猗猗，坐倚清阴煮茗时。

梦入渭川思醒困，香分阳羨待搜诗。

童乌敲火烧枯箨，老鹤冲烟过别枝。

却对此君重啜罢，个中风味少人知。

周权《张秋岩抚琴席上征诗》<sup>[54]</sup>：

萧萧岩下人，骨寒神炯炯。

琅然振丝桐，清飙霁云暝。

一襟薄冰雪，練紈不禁冷。

鹤归茶烟歇，孤月在松顶。

谢应芳《寄题无锡钱仲毅煮茗轩》<sup>[55]</sup>：

聚蛟金谷任葶藶，煮茗留人也自贤。

三百小团阳羨月，寻常新汲惠山泉。

星飞白石僮敲火，烟出青林鹤上天。

莫怪坐无齐鲁客，玉川茅屋小如舡。

何景福《游白龙寺》<sup>[56]</sup>：

步入龙宫路更幽，阴崖虚籁雨飕飕。

松根石磴留猿迹，竹外茶烟眩鹤眸。

防客未先藏斗酒，爱山更欲上层楼。

一龕已足平生料，多景何须二百州。

倪瓒《酬曹德昭》<sup>[57]</sup>：

荆溪山水最清远，结屋溪边住几年。

涧底松棲何处鹤，村中茶焙隔林烟。

清潭况有王戎胜，闭户仍多孙敬贤。

诗出奚囊时寄我，琅玕色润雪涛笺。

舒逊《和谢宗可霜华花雾尘诗三韵（存一）》<sup>[58]</sup>：

宿酒禁持梦乍醒，阴阴芳树鸟无声。

轻笼翠色溶溶晓，渐复红香淡淡晴。

误避茶烟踈老鹤，惯藏柳影咽娇莺。

东风却怕花神怪，卷起霏微幕不成。

鲁渊《清辉楼》<sup>[59]</sup>：

浮空积翠起楼台，乘兴登临亦快哉。

水面天光浮日去，座中云影隔山来。

松亭风定琴初罢，茶灶烟消鹤未回。

自是红尘飞不到，一樽聊为晚凉开。

(二)“禅榻”、“鬢丝”与“茶烟”结合“禅榻”、“鬢丝”也是与“茶烟”结缘渐次加深的两个词汇。

我们先来看三首宋代的“茶烟”诗。

苏轼《安国寺寻春》<sup>[60]</sup>：

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

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槛欹深红。

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

病眼不羞云母乱，鬢丝强理茶烟中。

遥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

薄罗匀雾盖新妆，快马争风鸣杂珮。

玉川先生真可怜，一生耽酒终无钱。

病过春风九十日，独抱添丁看花发。

陆游《初春怀成都》<sup>[61]</sup>：

我昔薄游西适秦，归到锦城逢早春。

五门收灯药市近，小桃妖妍狂杀人。

霓裳法曲华清谱，燕妒身轻莺学语。

歌舞更休转盼间，但见宫衣换金缕。

世上悲欢岂易知，不堪风景似当时。

病来几与麴生绝，禅榻茶烟双鬢丝。

牟巘《和徐容斋正旦》<sup>[62]</sup>：

想见新年试笔时，风流应不减丘迟。

归来燕子元相识，落尽桃花若未知。

何事兰亭修禊乐，便怀墨客感秋悲。

湖山胜践无由共，禅榻茶烟老鬢丝。

“禅榻”出现在“茶烟”诗中的例子还有很多，但“鬢丝”出现在“茶烟”诗中的作品只有上述三首。另外，苏轼《安国寺寻春》诗中虽然没出现“禅榻”，却也是与寺院相关的“茶烟”诗。而这类作品在元代也出现了增加的趋势。

谢肃《寄龙泉长老岱宗兼简白云禅师》<sup>[63]</sup>：

招提城里俯崔嵬，金策争看步绿苔。

龙影晓随崖雨过，鲸音夜送海潮来。

茶烟颯鬢欹禅榻，莲社违盟把酒杯。

早晚相寻白云老，雄文奇句与同裁。

胡奎《寄贡尚书姪》(其一)<sup>[64]</sup>：

吴云越鸟思悠悠，每忆高人住沃洲。  
诗法好追元刺史，风流还继白杭州。  
钓船荷雨孤灯夜，禅榻茶烟两鬓秋。  
莫恋贺家湖一曲，行看玉帛贲林丘。

“茶”与“佛教”、特别是与“禅”的结缘既早且深，与“佛·禅·寺院·僧人”相关的茶诗，诸如“寺院植茶制茶”、“寺院饮茶供茶”、“茶榜”、“僧人咏茶”、“与僧人之间的茶赠答”、“品茶悟禅”等茶诗，始终是茶诗中的主流、数量相当多，因此，茶诗中出现“禅榻”是非常普通的现象，“禅榻”可以代表寺院、僧人，乃至“茶禅一味”。而“鬓丝”则不同，与饮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茶诗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少，而且基本上不是与“禅榻”结合出现、就是与“茶烟”结合出现。

其实，“鬓丝”代表的是人生沧桑，而淡淡的、转瞬即逝的“茶烟”轻轻拂过鬓丝，则寓意出人生直如“白驹过隙”，再配合以“禅榻”的环境，正是了悟“无寿者相”、了悟“无生”的情境，这正是文人所喜爱的审美意趣。

涉及“鬓丝”的茶烟诗，宋代有三首，元代有十四首，所以，这一审美意识也促成了元代“茶烟”诗的增加。

### (三) 关于“湿茶烟”的概念与描写

“湿茶烟”三个字突然提出来，也许不容易理解，其实却是“茶烟”诗中非常常见的表现手法。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宋代的具体诗作例子吧。

李若水《次韵唐彦英留题学舍》<sup>[65]</sup>：

篆壁蜗涎细，织檐蛛网圆。  
小轩幽梦破，竹露湿茶烟。

陆游《饭昭觉寺抵暮乃归》<sup>[66]</sup>：

身随黄尘每慨然，携儿萧散亦前缘。  
聊凭方外巾盂净，一洗人间匕箸膻。  
静院春风传浴鼓，画廊晚雨湿茶烟。  
潜光寮里明窗下，借我消摇过十年。

“茶烟飘过竹林，竹子上面的露水似乎打湿了茶烟”，“雨中茶烟漂浮，雨水冲过茶烟，似乎茶烟也被浇湿了”——“茶烟”到底会不会湿，大概应该是理科学者们探讨的问题，而茶诗作者们在这里

描述的却是一个纯感性的问题。因为爱茶，爱屋及乌而关注上“茶烟”，所以，在茶诗中“茶烟”被赋予了感性、被赋予了灵性，所以“雨中”、“竹露”的“茶烟”湿了。

这就是文人的审美意识。而这一审美意识的普遍化，又反过来丰富了茶诗的表现手法。

韩泂《拜王处士墓》<sup>[67]</sup>：

不见先生已六年，湖团只是旧山川。  
我携茗酒奠荒草，寒雨吹风泪湿烟。

除了“雨、露、雪、雾”等之外，“泪”也是可以“湿茶烟”的。这是一首扫墓挽诗，以茶奠友、以诗缅怀、以泪湿烟，生前的交往、死去的无奈、墓前的场景，浑然一体，跃然纸上，一滴泪、一缕茶烟，令整个场景动了起来。

洪适《和景卢喜晴》<sup>[68]</sup>：

共喜胡尘不乱华，戍边聊出武刚车。  
天公欲遣风催雪，僧舍方疑烟湿茶。  
巡圃观橙无坠叶，隔溪移杏恐伤花。  
举头忽见云间日，急草诗章庆半霞。

从“湿茶烟”，到“烟湿茶”，“湿茶”的烟是外面的风雪，还是茶釜茶瓯的水汽，其实已经不重要，一个“湿”字、一个“烟”字，将内外两个空间融为一体，将风雪的“动”与僧舍的“静”合在一处。这就是茶烟审美意识的精髓所在。

进入元代，“湿茶烟”的审美意识为更多的茶人所接受，此类茶诗的数量也大幅增加，为宋代同类茶诗的一倍以上。

元代茶诗中，咏雪的作品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党进羊羔酒、陶谷雪水茶”<sup>[69]</sup>的用典，关于元代这一典故的话题，笔者将另行撰文予以论述。元代与雪相关茶诗多见的的原因，大概和政权北移有关，这一倾向也影响到了“茶烟”诗。元代“茶烟”诗中，除了“雨、露、云雾”湿茶烟之外，“雪湿茶烟”的作品也有所增加，我们集中来看一下。

方夔《李叔郊雪》<sup>[70]</sup>：

西湖无舟波冻合，孤山照人如玉立。  
太守徒行访隐君，门前净扫茶烟湿。  
坐谈会公幽怀开，寒梅吹香当酒杯。  
隐君平生厌城市，雪霁何妨公再来。

许有壬《庚辰元日李文远判州访余琉璃越三日同入长沙值风雪不能进舟中兀坐因次文远见赠韵(十首)》(其一)<sup>[71]</sup>：

处处江梅间水仙，茅薶飞雪湿茶烟。  
一时清兴难回棹，半夜尖寒欲折弦。  
道路荒凉劳远梦，光阴飘忽叹华年。  
定知天末相思苦，人在危楼月在天。

许有壬《次伯庸雪中见赠韵(四首)》(其一)<sup>[72]</sup>：

茶烟萦半湿，簷筋已垂冰。  
银汉余波远，瑶天万象澄。  
春生小甕酒，寒入短檠灯。  
安道何须见，清游但记曾。

李延兴《雪》(其一)<sup>[73]</sup>：

开门飞雪叠阶除，宛宛溪山画不如。  
野火远明喧猎骑，茶烟半湿认僧居。  
云深空谷难寻路，风急虚窗乱打书。  
坐待春阳回宇宙，无边生意满茅庐。

特别是后面两首诗中的“半湿”描写，很有意思，不禁令人联想起“湿茶烟”的反义描写——“晴烟”。

我们先来看一首宋代茶诗。

俞德邻《淮楚绝无行乐地万柳池边有开元小寺稍洁因载酒约淮上翁荀桂叔林绍先诸友同游》<sup>[74]</sup>：

柳外澄波系小艇，玉皇宫畔梵王家。  
蚁浮腊味杯行酒，鹤避晴烟灶煮茶。  
客里招邀惭草率，座中沾洽笑兰闾。  
杖藜归路西风晚，一抹寒林万点鸦。

关于“晴烟”的茶诗。元代也有一首。

释英《呈林且翁隐居》<sup>[75]</sup>：

公车征不起，高枕白云眠。  
五字诗中妙，一名天下传。  
书窗分夜月，茶灶出晴烟。  
冷淡生涯足，梅花绕屋边。

“晴烟”一词一般指晴天升起的云雾，但在“茶烟诗”中似乎不应该单纯地理解为“晴天升起的茶烟”。因为“茶烟”诗中还有涉及到“湿柴”与“烟”的描述。

贡性之《雪》<sup>[76]</sup>：

湿压茶烟不起，寒欺酒力潜消。

欲问孤山春信，只愁踏碎琼瑶。

陈镒《五月二十四日游平山庵客怀豁然用前韵呈周济川叶诚中》<sup>[77]</sup>：

一庵潇洒何年构，半近青山半近原。  
群木丛中留古冢，小轩明处见孤村。  
灶烧落叶茶烟湿，门掩苍云竹日昏。  
羡尔主宾无个事，晚凉堂上注芳尊。

虽然茶诗中没有出现“湿烟”这一词汇，但是，将“没有被雪压湿、并非含水量较多的落叶”等“干柴”升起的茶烟称为“晴烟”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呢？关于这一点，因为相关茶诗数量过少，尚有待进一步求证。

不过，“湿茶烟”作为一个审美意识点，促成了“茶烟”诗的增加，则是不争的事实。

(四)“烟”与“竹”相结合的美学意识

自宋至元，“烟”与“竹”相结合的美学意识一直是茶烟诗中的主旋律之一，一脉相承。我们分别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宋代赵湘《江秀才新居》<sup>[78]</sup>：

营居知避俗，领鹤过秋郊。  
泉照书初架，窗移树未巢。  
留题新墨湿，掩户旧邻敲。  
数本当帘竹，茶烟渐欲交。

宋代韩维《题余山人壁》<sup>[79]</sup>：

一室闭香林，萧然物外心。  
棋声敲月重，屐齿印苔深。  
竹径茶烟细，山园锻树阴。  
会当逃世网，尘事缔朋簪。

宋代李易《剡溪幽居》<sup>[80]</sup>：

胜绝剡溪边，巢枝度半年。  
燕回衔落絮，鱼涌接飞泉。  
丹鼎山头气，茶炉竹外烟。  
幽居已成趣，佳句若为传。

元代于石《栖真院》<sup>[81]</sup>：

空翠凝寒不受埃，断崖千尺拥崔嵬。  
老僧倚树惊猿去，童子扫阶知客来。  
石径晴因松露湿，茶烟远趁竹风回。  
禅家也办吟边料，不种闲花只种梅。

元代于立《题赵千里临李思训煎茶图》<sup>[82]</sup>：

山风吹断煮茶烟，竹外谁惊白鹤眠。  
写就淮南招隐曲，松花离落石床前。

元代张宪《送哲古心往吴江报恩寺》<sup>[83]</sup>：

兰若压江桥，长廊昼寂寥。  
鸟啼春后树，龙起定中潮。  
花雨随风散，茶烟隔竹消。  
客程他日路，清话借通宵。

郭钰《花前》<sup>[84]</sup>：

花前曾共饮离樽，青鸟西归减旧恩。  
双陆细敲红日落，茶烟隔竹不开门。

此类茶诗相当之多，上述引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从中亦不难看出，“烟”与“竹”的结合，增添了“画面”立体感和动感。

长期以来，“茶烟”很少被论及，更从未成过茶文化的“亮点”，然而，正如前面所述，“茶烟”文化中不仅体现出每个时代的饮茶审美意识，更使文人饮茶情景的描写增添了立体感、跃动感，让朴实的饮茶行为融合“动”与“静”、包容复数空间概念。最后，我们再来看一首专门吟咏“茶烟”的茶诗。

释大伟《茶烟》<sup>[85]</sup>：

茶谱曾夸七品泉，竹篱遥认几番烟。  
或生陆羽鼎铛畔，时起卢仝井灶边。  
北苑聚来沾草木，东吴散去遍山川。  
有时轻锁幽人屋，别是林间一样天。

诚如此诗所吟咏的那样，“茶烟”已经和“七品泉”一起，成为饮茶的象征；不管是注重饮茶实际操作方法的陆羽茶，还是注重饮茶精神效果的卢仝茶，都是离不开茶烟、都是永远和茶烟相伴的；不管是著名的北苑贡茶，还是各地的民间茶，都染上了浓浓的茶烟气息；即使遁世的隐者幽人，也在茶烟的笼罩下，形成了别样的世界。

这就是“茶烟”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茶烟”是中国茶文化的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謝辞

本研究は大妻女子大学共同研究プロジェクト(K2001)の助成を受けたものです。

## 引用文献

[1]、陈宗懋.《中国茶叶大辞典》.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p.10.

另，《中国茶叶大辞典》共录有两个“茶烟”词条，其中“茶烟 1”为本文所引用，“茶烟 2”(p.488)则属于茶之医疗外用范畴，非本文内容所及，故不予引用。

[2]、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840.

[3]、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267.

[4]、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838.

[5]、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747.

[6]、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450.

[7]、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692.

[8]、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357.

[9]、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747.

[10]、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714.

[11]、彭定求.《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613.

[12]、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92, p.3680.

[13]、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70, p.7826.

[14]、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689, p.18994.

[15]、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510, p.29016.

[16]、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525, p.42125.

[17]、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6, p.879.

[18]、本文的统计不限于“茶烟”二字这一固有词汇，如只有“烟”字或与茶烟相关记述的茶诗均在统计之内。关于茶烟茶诗的界定，尚无明确的标准，因此本文中的统计数字均作“初步统计”，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本文所说的“茶烟”诗，并不局限于以“茶烟”为主题的茶诗，凡涉及“茶烟”的茶诗均包括在内。

[19]、均为笔者统计。具体茶诗参照“赵方任.《唐宋茶诗辑注》.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

[20]、赵方任.《宋代飲茶文化美学意識研究》. 大

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2019, No. 29.

[21]、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23, p.16406.

[22]、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650, p.31054.

[23]、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09, p.31874.

[24]、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69, p.6727.

[25]、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624, p.43398.

[26]、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388.

[27]、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03, p.20074.

[28]、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94, p.9193.

[29]、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53, p.551.

[30]、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14, p.142.

[31]、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59, p.224.

[32]、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60, p.76.

[33]、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43, p.71.

[34]、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61, p.444.

[35]、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37, p.141.

[36]、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68, p.125.

[37]、茶诗亦有时代重叠现象。如本文引用的于石的《栖真院》诗，便既收入宋代茶诗，亦收入元代茶诗。

[38]、笔者截至2021年6月的统计数字。笔者编撰的收录元代全部茶诗的《元代茶诗全集》2021年6月现在正在最后校订、编辑之中，预定2022年初可以出版。

[39]、包括陆羽、陆鸿渐、陆子、陆羽泉等等与陆羽相关的所有作品。

[40]、包括“卢仝茶”、“七碗茶”、“两腋风”等与茶相关的全部作品，但不包含与茶无关的“月食诗”、“卢仝穷”等诗作、以及“与马异并举”的着眼于卢仝文学创作的作品等。

[41]、元代茶诗中，关于“北苑贡茶”（宋代贡茶）、“武夷御茶园”（元代贡茶）等与福建贡茶相关的茶

诗，数量上有大幅度的下降，大约只有一百首左右。但元代茶诗中属于对宋代“北苑贡茶”、乃至其他地域的贡茶单纯在思想上产生向往、进行缅怀等描述上比较暖味的作品过多，因此，笔者不作详细数字统计。

[42]、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21, p.359.

[43]、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25, p.211.

[44]、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67, p.338.

[45]、陆羽《茶经》“卷下·五之煮”中有关于“薪”、“火”的记载，“卷中·四之器”的“风炉”条中亦有关于“火”、“风”的记载，与“烟”有些许关联，但均未将“烟”作为审视、乃至审美的对象。

[46]、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人事二》中称林和靖“梅妻鹤子”。

[47]、赵方任。《唐代茶诗中的茶文化世界考察》。大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2020, No. 30.

[48]、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3, p.932.

[49]、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060, p.36509.

[50]、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24, p.37329.

[51]、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25, p.37348.

[52]、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349, p.40038.

[53]、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24, p.343.

[54]、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30, p.16.

[55]、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38, p.107.

[56]、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41, p.437.

[57]、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43, p.108.

[58]、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47, p.266.

[59]、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62, p.272.

[60]、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03, p.9301.

[61]、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165, p.24507.

[62]、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513, p.41958.

- [63]、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63,p.433.
- [64]、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48,p.208.
- [65]、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06,p.20124.
- [66]、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60,p.24394.
- [67]、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70,p.32774.
- [68]、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80,p.23467.
- [69]、《锦绣万花谷》:陶谷妾本党进家姬,一日雪下,谷命取雪水煎,问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粗人,安识此景,但知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
- [70]、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9,p.337.
- [71]、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34,p.363.
- [72]、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34,p.278.
- [73]、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64,p.181.
- [74]、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548,p.42431.
- [75]、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18,p.5.
- [76]、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58,p.284.
- [77]、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51,p.584.
- [78]、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6,p.870.
- [79]、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23,p.5188.
- [80]、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537,p.17447.
- [81]、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13,p.318.
- [82]、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45,p.397.
- [83]、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57,p.121.
- [84]、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57,p.477.
- [85]、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66,p.254.

### Abstract

Historically, “tea smoke” has been seldom talked about, and has never been a theme or spotlight of the tea culture. Moreover, the entry for “tea smoke” included in *A Grand Dictionary of Chinese Tea* only offers two explanations, i.e. (1) the smoke generated when tealeaves are processed, and (2) the smoke generated when tea is made.

However, when studying the poems about tea in the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writer found that there are seven kinds of “tea smoke” record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besides the said two kinds of “tea smoke”:

- (1) The tea smoke that looks like cloud and mist above the tea trees in tea gardens.
- (2) The tea smoke generated when tealeaves are processed.
- (3) The smoke generated when consumers bake tealeaves to remove the moisture in tealeaves.
- (4) The smoke that arises from stoves when tea is made.
- (5) The steam that arises from the soup when tea is made or the steam of tea soup is compared to tea smoke.
- (6) The marks formed by tea smoke on walls.
- (7) The smoke above the surface of crumby-cake tea.

According to analysis by the writer, the first six kinds of tea smoke were see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7<sup>th</sup> kind of tea smoke was added in the Song Dynasty, indicating the form and quality of crumby-cake tea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Yuan Dynasty, strictly speaking, the 3<sup>rd</sup> and 7<sup>th</sup> kinds of tea smoke were not seen, and only the other five kinds of tea smoke were mention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the number of poems about the 1<sup>st</sup>, 2<sup>nd</sup> and 6<sup>th</sup> tea smoke decreasing from that in the Song Dynasty. That is, the poems about tea smoke in the Yuan Dynasty were mainly about the 4<sup>th</sup> and 5<sup>th</sup> kinds of tea smoke. In addition, the Yuan Dynasty saw more poems about tea smoke tha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the proportion to all poems about tea smoke more than twice that in the Song Dynasty. That implies the tea

lovers in the Yuan Dynasty gradually abandoned the pursuit of tea foams as seen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returned to the plain aesthetic interest focused on tea tasting.

Besides,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e increasing poems about tea smoke in the Yuan Dynasty also shows the culture about tea smoke not only reflects the aesthetic taste about tea in different times, but also vivified the descriptions about tea drinking scenes and made tea drinking a static and dynamic behavior that goes beyond a single space.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n believe without hesitation that tea smoke is a very charming part of the Chinese tea culture.

## 抄録

今まで「茶煙」（茶にまつわる煙）に関する研究は見当たらず、研究物のスポットに当てられたことさえもなかった。

『中国茶葉大辞典』に「茶煙」という単語は収録されており、下記の二つの説明がある。(1) 製茶時の「茶煙」。(2) 湯を沸かし、茶をいれる時の「茶煙」である。

しかし、筆者は中国唐・宋・元という三つの時代の茶詩を研究した結果、『中国茶葉大辞典』が解釋した上記二種類の「茶煙」を含めて、歴史上、実は下記の七種類の「茶煙」が存在していたと分かる。

- (1) 茶園や茶樹を覆う霧を「茶煙」と呼ぶケース
- (2) 製茶時の「茶煙」
- (3) 保存茶の湿気を取り除くために茶を焙る時の「茶煙」
- (4) 湯を沸かし、茶をいれる時の燃料「茶煙」
- (5) 茶湯から出た水蒸気を「茶煙」と呼ぶケース
- (6) 茶を焙る、あるいは煮る時の茶煙が壁に残った跡を「茶煙」と呼ぶケース
- (7) 塊の団餅茶の表面に漂う気体のようなものを「茶煙」と呼ぶケース

筆者は大量の茶詩実例を引用して、諸種類「茶煙」の本質を説明、分析し、以下のような研究結果を得た。

唐代には(1)から(6)までの六種類の「茶煙」概念がすでに出現していた。そして宋代に(7)番目の「茶煙」が新たに加わった。これは宋代において茶餅の外観と品質を唐代より重視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を意味する。しかし元代になると、(3)と(7)類の「茶煙」が史料に現れなかった。しかも(1)(2)(6)類の「茶煙」の出現回数が宋代より大幅に減少した。つまり元代の「茶煙」詩は(4)と(5)類に集中している。また、元代は存続年数が唐代・宋代の三分の一にも及ばず、短かったが、「茶煙」詩が三時代の中で最も多かった。当該時代の茶詩の総数に「茶煙」茶詩が占める割合で言えば、元代は宋代の倍以上になる。これらの諸現象は元代の喫茶美意識が宋代の茶湯泡と茶餅の華麗さへの追求から脱却し、喫茶の最も素朴の「飲む」へ回帰したことを意味する。

さらに本文は元代「茶煙」詩が大幅に増加した原因について分析した。「茶煙」は喫茶場面の描写に立体感、躍動感を与え、「動」と「静」を融合させ、複数の空間を包含する役割を担っていた。「茶煙」は中国喫茶文化において魅力の非常に高いポイントだと指摘した。

(受付日：2021年7月28日、受理日：2021年8月18日)

**趙 方任 (ちょう ほうじん)**

現職：大妻女子大学国際センター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科卒業後、新聞茶烟詩数量是唐記者・編集者を経て、1996 年来日。東京学芸大学で教育学修士、東京都立大学で文学博士。専攻は中国語教育、中国古典文学、茶文化。主な著書：「唐宋茶詩輯注」「日中茶道逸話」「茶詩に見える中国茶文化の変遷」「別把蟑螂放心上」「中国文化講座」「中国人とはどのような人たちか」など。主な論文：「宋代飲茶文化美学意識研究」「唐宋時代“添加茶”文化研究」「唐宋時代之花茶文化分析」「中国茶書作者生平統計分析」「關於中国没有形成茶道流派之分析」「中日茶文化逸事比較」「中国喫茶現状」「茶粥文化考察」「唐代茶詩中的茶文化世界考察」「中国茶文化における喫茶用水に関する審美意識をめぐって——「水品」の歴史的変遷、理論、実践」など。主な翻訳書：「中国式離婚」「田中英光評伝——無頼と無垢と」「ごもくめし」など。